



● 恐怖的第一夜

● 摆脱不掉的追踪者

● 奇怪的女人

● 林娜之死

风流刺客

辽宁民族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风流刺客》汇集《风流刺客》、《圣经密码》、《游魂计划》三部中篇小说为一书。每篇各有惊险情节，各有生动故事，各有无穷回味。

《风流刺客》，着重描写风流刺客阿氓三十年代浪迹上海滩后，为报国，为报私仇铤而走险的故事。当他在这一条死亡之路上奔波之时，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的特工人员，青红帮的杀人打手，日本鬼子的特务都伸出各种不同的手，然而，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这位威震上海滩的风流刺客最终觉醒了……故事情节，迷离扑朔，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读起来情趣盎然，爱不释手。

《圣经密码》，密码藏在圣经的字里行间，解开了一位公局长是叛徒，还是功臣的谜。小说悬念丛生，引人入胜，没有眼泪就看不下去……。

《游魂计划》，描写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的特殊的人际关系。各种人物在你周围演戏，那么谁是你的真正朋友，谁是你的心腹之患？亲爱的读者们，当你恍然大悟之时，这部小说也就结束了……。

目 录

风 流 刺 客

恐怖的第一夜.....	1
替他人走险.....	10
又遭追杀.....	21
摆脱不掉的追踪者.....	27
智除追杀者.....	33
奇怪的女人.....	38
银沙滩遇险.....	45
大闹万家楼.....	54
义救江洋大盗.....	71
铁鹰在行动.....	77
林娜之死.....	85
又一个神秘的女人.....	95
追杀卖国贼	111
踏上死亡之路	128
真正的仇杀	140
一切并未结束	153
最后的一点交待	163

圣经密码

不认罪的囚徒	166
历史留下的难题	172
解铃还得系铃人	179
引火烧身	193
囚犯的儿子	200
囚犯的妻子	207
谜底就在圣经上	220
真相大白	231

“游魂”计划

“天然居”的阴影	245
好一个阿奎	252
到处是阴谋	254
他的代号是“蓝宝石”	258
707号房间	261
绿林大盗——云中鹏	263
“游魂”开始了行动	266
今夜别墅要出事	268
天狼星下手了	271
多亏了阿奎	273
曹警长的劝告	276

166	阿奎被暗杀	278
172	陈公侠追踪而至	281
179	木村突然出现	284
193	天狼星也在船上	286
200	紫面虎出山	289
207	汉水上的恶战	291
220	天狼星被暗害	294
231	云中鹏侠肠义胆	297
	蓝宝石究竟是谁	299
	木村毙命	302
	我就是“游魂”	304
	蓝宝石其人	307

..245
 ..252
 ..254
 ..258
 ..261
 ..263
 ..266
 ..268
 ..271
 ..273
 ..276

风 流 刺 客

恐怖的第一夜

离黄昏还有两个小时，巡捕房的大门又一次启动。一个大汉被推出来。他走出巡捕房，朝天狠狠地骂了声：“奶奶的。”那声音简直象只野狼在秋天的荒野上长嚎，让人听了心里发怵。大铁门里的巡捕，深知此人的暴躁，也许是担心大汉会返身冲过来，同他们清算这十天旧帐，连忙锁紧大门，躲到巡捕房的深处。看得出，他们是一分钟也不想再同这个大汉一起呆下去了。

一阵凉风袭来，他打了个寒战。寒战过后，他变得更清醒了。

他忽然想起什么，连忙从衣兜里掏出那张不知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塞进去的字条。

“今夜投宿香雪饭店727号。”字条上是这样写的。

“香雪饭店？”他知道这是大上海一家有名的大饭店。一晚上的住宿费足够黄包车伙挣上几个月的，他还清楚，在这个饭店里，只要肯花钱，每夜都可以摊一、二个漂亮的姑娘来解闷。

一想到女人，他的心里便蠢蠢欲动。在巡捕房这十天，虽

说他并未受多少苦，可整整十天未能搂上一个女人，这简直是要他的命。一种并非食物可以解决的饥渴使他烦躁不安。

“妈的，被这些蠢猪押上十天，老子早晚要算这笔帐的！”

他真后悔，十天前不该接受杜月笙的那份“礼物”。即使接受了，如果能及时扯断那打着蝴蝶结的红绸丝带，检查一下这份“厚礼”，也不至于会不明不白地被关进巡捕房。他妈的，自己带着那份倒霉的“厚礼”，居然在租界里大摇大摆地逛了一天。鬼知道，在这份厚礼中居然藏匿着几公斤的毒品。他现在完全明白了。杜月笙这个老混蛋，是想借洋人之手除掉自己，至少是想把自己撵出大上海，然后独霸上海滩，横行霸道。

在租界，贩运几十克的海洛因就可以判上十年八年的。这几公斤，正是个无期徒刑的价码。杜月笙，你他妈的可真够狠毒的呀！你就不想想，老子一旦出来，还有你的活命吗？俗话说：“一山不养二虎”，谁死谁活？姓杜的，就看谁命大了。

就象当初被稀里糊涂地关进铁笼子里一样，如今又莫名其妙地被放了出来。听巡捕说，是一位地位相当显赫，而又不愿露出名字的要人，花重金将他保释出来的。是谁肯干这种好事？当然也是一件险事。难道他就不怕得罪大上海的地头蛇杜月笙？

“管他的呢，只要出去就好！”他不想再费心思想这没边没沿的事。

在租界的一家酒馆里，他美美地吃上了一顿十天来最可口的饭菜。其实这饭菜同他往日的便餐相比已经逊色多了。离开酒馆，他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香雪饭店。

看来，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他一进香雪饭店，就被衣着整洁的侍应生，彬彬有礼地引到，轻易不接待客人的“727”号房间。直到他走进客房后，侍应生也没弄明白，为什么香雪饭店价格最昂贵的“727”号客房接待的竟是一个衣履不整的醉汉。

难怪侍应生疑惑不解，半小时前，他这身狼狈不堪的装束，曾引起两个印度巡捕的注意，并且找了点麻烦。火气一向很旺的他，懒得同巡捕搭讪，他按照自己的习惯，用拳头回敬了对自己欠礼貌的人。真扫兴，还不等他舒展开筋骨，那两个黑熊似的巡捕，便横躺在地上不作声了。为了少惹麻烦，他皱着眉头，一手一个地将这两位巡捕先生，扔到江边堤坝下从无人问津的阴沟里。

他是谁？大概无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过，他的绰号却大名鼎鼎，提起“风流刺客阿氓”，在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几乎无人不晓。“风流刺客”，顾名思义，他喜欢女人。特别是那些从未同男人睡过觉的姑娘。此外，他杀人更在行，只要是他想除掉的人，绝无生路。在上海滩，恨他的人比怕他的人更多。可恨归恨，不论是谁，又都愿意同他结交。据说青红帮的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曾多次拉他入伙，以壮帮威。可惜，却被他不客气地回绝了。说穿了，他实在是瞧不起这些依仗人多势众，以强凌弱、为非作歹的地痞。因此，他与青红帮也结下了仇隙。

涉步上海滩，二十年来我行我素，靠着浑身的功夫，两手的枪法，倒也活得痛快。在他看来，人生只有两大乐趣，一是杀仇人，二是睡女人。他享尽了人间的清福，也饱尝了世上的艰辛。一日王侯、一日乞丐，这就是他的生活。这不，遭陷害，被抓进巡捕房。偌大个家业，一夜之间，被

迫卖个精光。不知为什么，又突然被释放。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杜月笙了结这笔帐！

“727”号客房，华贵得简直可以同英国女皇的内室相比。他的目光被那张足可以躺下四个人的弹簧床吸引住了。更准确地说，他是被斜卧在床上的女人吸引住了。

阿氓毫不怀疑，将自己保释出监，直至使自己住进有这样一位令人赏心悦目的姑娘陪伴的客房，一定是一位非常了解自己癖性的人所为。

屋内的灯光半明不暗，在阿氓看来，这正是同女人幽会最合适的光线。阿氓并未急于扑到床上。

阿氓再一次环视了一遍这陈设豪华的“727”号客房，并企图发现点儿什么。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每到一处，他总要摸透环境，找到退路，一个以杀人为职业的刺客，不能不随时预防被人所杀。

阿氓走到墙边，下意识地敲打着墙壁。他绕过沙发，来到紧闭的窗前推了推窗扇。最后，他的目光落到虚掩着的卫生间门上。他顺着墙边走过去，仔细听了听里边的动静。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阿氓不慌不忙地推门走了进去。

散发着汗臭味的衣裤，被毫不客气地扔到卫生间的角落里。顿时，卫生间内热气腾腾。

十几分钟后，阿氓披着一件起码要值上千元港币的浴衣走了出来。他无不惬意地摸了摸刚刚修饰过的下颏。看起来，“727”客房除了过份奢华外，没有其它可疑之处。至少在睡觉前，他可以尽情地享受一个女人可以给他的全部温柔。

阿氓回到卧室。他看见那个姑娘仍然斜卧在床上等着他。他注意到姑娘身上的那副薄如蝉翼的乳罩和肉色的三角

短裤，已经扔到床下的地毯上。

“不错。的确是个美人。”阿氓走到床前，满意地端详着。

姑娘那美丽的面容，那充满着柔顺、羞怯、猥亵的笑意的醉人的眼睛，那由于舔吮而显得潮润的绵软的双唇，透现出一种刚刚成熟的女性的强烈的诱惑力。阿氓顿时觉得一股热血从脚底涌到头顶，他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使他无法再平静下来。已经整整十天没有抚摸女人那滑腻、柔软的胴体，而面前躺着的又是这样一个最能唤起男人欲望的姑娘，阿氓那被压抑的情感，突然象火山爆发一样飞崩出来，他甩掉浴衣，向那绵绵的肉体扑去。……

暴风雨终于过去了，阿氓浑身酥软地躺在姑娘的身边。而那位初试风云的姑娘，似乎兴味未尽，她殷勤地为阿氓擦拭着胸膛上的汗渍。

阿氓累了，他的眼皮开始沉重起来，他将姑娘的手，从自己的胸膛上挪开，冷漠地对姑娘说：“如果已经有人给了你钱的话，你现在可以走了。”

姑娘坐起来不解地望着阿氓。

阿氓解释道：“我睡着的时候不喜欢有人待在身边。”

姑娘明白了阿氓的意思，她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穿上衣服走了。

待姑娘走后，阿氓也换上了睡衣。一阵阵难熬的瞌睡袭来，他终于支持不住了。阿氓还未来得及打个透心的哈欠，如雷的鼾声便灌满了房间。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根始终保持着警惕的神经突然唤醒了阿氓。他猛地睁开了眼睛，隐约听到了一点点极其微弱的声音。他判断地向房门方向望去。那声音微弱极了，即使在这静谧的深夜，也很难为人发觉。借着窗外的月光，阿氓清楚

地看见，锁好的门把手，轻轻地转动着，阿氓不觉心头一颤，奶奶的！看样子还是个老手。阿氓未来得及细想，一骨碌从床上翻身滚到铺着地毯的地面上。别看阿氓体大无比，可他那翻身落地的动作竟轻得象根鸿毛。

房门被无声地打开了。显然，门枢早已被人润滑过。一条黑影敏捷地闪到屋内。爬卧在地上的阿氓，借着窗外的月光看个清楚。此人黑衣、黑裤、腰间系着一条足有三寸宽的板带。头戴一顶说不准颜色的礼帽，面戴黑纱，难以辨认。最显眼的是黑衣人手里的那支匕首，在昏暗的房间里寒光闪闪、冷气逼人。黑衣人掂着脚，几步窜到床前。手起刀落，动作利索。看这一招一式，此人决非初试锋芒者。好在，这场面阿氓见着的多了，他卧在地上，继续观望着黑衣人，并不急于露面。

黑衣人刺了个空，他不禁轻轻地“嗯”了一声。正待他转身，阿氓“腾”地从地上跃起来。

“兄弟，进屋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阿氓拍了一下黑衣人的肩膀。

黑衣人并未急于回身，他慢慢抬起身子，突然，持刀的右手猛地向后扎去。就在刀尖将要触到阿氓小腹的一霎那，阿氓一把攥住黑衣人的右手。

“你太不懂规矩了！”阿氓将黑衣人推倒在床上。

阿氓鄙夷地膘了一眼黑衣人，走到床头柜前，为自己满满地斟了一杯酒。他一边喝一边向黑衣人道：“是谁让你来的？”

黑衣人从床上站起来，望着阿氓默默不语。他那只握着匕首的右手在微微颤抖。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远不是对方的对手。他犹豫不决，忽然，黑衣人趁阿氓倒第二杯酒之际，

一步蹿过来，举刀向阿氓劈来。阿氓闻声微微皱了下眉头，连头都没抬，右手继续往杯里倒酒，左手一把握住黑衣人持刀的手腕。阿氓一咬牙，右手往里一扭，似乎听到了几下“咯巴巴”骨头断裂的声音，黑衣人惨叫一声，瘫倒在阿氓的脚下。

阿氓不慌不忙地将酒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捡起摺在地上的匕首。

“我再问你一遍，是谁让你来的？”阿氓用刀尖托着黑衣人的下颏，压低声音问。他只盼对方嘴里吐出“杜月笙”这三个字，然后再送其归西。

黑衣人受伤的右臂疼得不断抽动着，他耷拉着眼皮，额头滚下大粒的汗珠。

“说！”阿氓有点火了。

阿氓把刀刃立起来，锋利的匕首深深地割进黑衣人的下颏。血一下子渗出来染红了刀锋。阿氓继续将刀刃往上挑。

“你……你杀了我吧……”黑衣人面色苍白，疼得浑身颤抖，他向阿氓乞求道。

“杀了你？没那么便宜！”阿氓手腕一翻，“噗”地一下，用刀柄磕掉了黑衣人的两颗门牙。“不说出是谁派你来的，你就别想痛痛快快地死！”

黑衣人捂着嘴，身体卷缩在一起，“我……不敢说……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出来……”

“他们？”阿氓火了，他揪住黑衣人的头发，一把将其拎起来。阿氓冲着黑衣人吼道：“有我阿氓在，他们算老几！”阿氓手一松，又把黑衣人摔到地上。

“阿氓？你就是风流刺客阿氓爷？！”黑衣人大惊，他跪在地上连连给阿氓磕头。

阿氓一脚将黑衣人踢翻，“少他妈的来这套！不说出是

谁派你来的，就是喊我祖宗也没用！”

黑衣人跪在地上，仰望着阿氓，嘴角抽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

“他们到底是谁？”阿氓尽力压着心底的怒火，他担心自己会失手将这个可怜虫打死。

“不必问啦。”突然，又有人闯进房间。

阿氓愕然，他转过身，面对来人。

“727”号客房里的灯，“刷”地被人全部打亮了。

强烈的灯光使阿氓不自觉地眯上了眼睛。他看见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人，慢悠悠地向自己走来。在这个中年人的身后，站着两个手持短枪，身着黑裤黑褂的彪形大汉。无疑这是一对花了大价码雇来的保镖。望着这两个保镖，阿氓突地产生了一种想与其比试比试的欲望。他很满意地打量着这两个对手。不过，阿氓很讨厌他们手中的那两支正对着自己的短枪。

“先生，请你把这个可怜虫放了。”中年人打断了阿氓的胡思乱想。

“嗯……”阿氓很遗憾地望了望那一对大汉，然后转向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这么说，是你派他来杀我的了？”

中年人倩然一笑，“你只说对了一半。”说着，他居然在阿氓面前大模大样地坐下来。“不错，人是我派来的。在你之前，我已经用同样的方式杀掉了四个……不过，杀死你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是想看看，是不是值得同你谈笔生意。”

阿氓全明白了。这个中年人确实不是以杀人为目的，他是想用这种手段选一个帮手。“你的印象如何？”阿氓轻蔑地瞟了一眼中年人。

“风流刺客，果然名不虚传。”

“你是什么人？”

“我是谁，这无关紧要……抽烟吗？”中年人不清自让地从茶几上拿起一盒烟，随手抛给阿氓一根。阿氓一扬手将香烟稳稳地夹在两指间。那两个彪形大汉，仍寸步不离地站在中年人的身后，乌黑的枪口仍对着阿氓。

阿氓为中年人的无礼而恼怒，在他的记忆里，几乎还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这样傲慢。不过，此刻他更想知道此人的身份，所以他忍了下来。

中年人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又不无得意地吐出了几个烟圈。“也许你很想知道是谁，为什么把你从英国人的班房里保出来；也许你更想杀掉曾陷害你，使你锒铛入狱的杜月笙……”

这确实是绕在风流刺客阿氓心头的两件大事。阿氓越发对这个中年人感兴趣了。他很想问个究竟，可话到嘴边，又装出无所谓的样子。

“当今的中国，能够把你从同军统局有关的巡捕房里保出来，并且答应帮你干掉仇人杜月笙的，恐怕只有一个人……”

“谁？”

“汪院长。”中年人用一个很优雅的姿势弹了一下烟灰。

阿氓惊愕地望着稳坐在沙发中的中年人。“果然来头不小。”

“这么说，是汪精卫派你来的？”

中年人的嘴角微微一裂，露出难以令人容忍的笑容。他挥手驱散了面前的烟雾，然后慢腾腾地从西装衣兜里掏出一

张照片。他轻轻地弹了弹照片，说：“这等事情何必惊动汪院长呢？你也许认识他吧？”说罢，他两指一抖，照片便飘落到阿氓的手边。

阿氓拿着照片仔细辨认。“高宗武？”他万没想到照片上的人，竟是同自己分别多年的把兄弟高宗武。

“不错，正是他。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中年人在一旁肯定道。

阿氓一步窜到中年人面前，抓住他的前襟，“宗武兄他在哪？”

中年人吃力地掰开阿氓的手，“就在上海。”

“这么说是他派人来杀我的了？”

“话不能这么说，是他有事想求于你。”

阿氓推了一把中年人，“快领我去见他！”

替他人走险

看来高宗武早已预料到，阿氓会深夜来访的。当阿氓在那个中年人的陪护下，走进客厅的时候，高宗武早已衣冠楚楚地等在里边。

“阿氓兄弟！”高宗武热情地拥抱住比自己足足高上一头的阿氓。

阿氓却不象高宗武那样喜形于色，“宗武兄，我差点见不到你啦。”

高宗武无所谓地拍拍阿氓宽厚的肩膀，说：“别说是一个刺客，就是十个，只怕也要被你撂倒五对！”

“你是这样认为？”

“否则，你就不叫风流刺客阿氓了。怎么样，那个姑娘还合胃口吧？哈哈……”

兄弟两人寒暄过后，便分坐到沙发上。高宗武指着一直站在一旁的那个中年人向阿氓介绍说：“他是我的秘书，你就叫他裴绍好了。”

阿氓挪了一下屁股，嘴里“哼”了一下，说：“方才我已领教过了……”

裴绍很得体地连忙对阿氓说：“阿氓先生，方才……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请多包涵。”

“明白，明白！”阿氓显得有些不耐烦，摆了摆手说，“宗武兄，不知你找我来究竟有何贵干？”

高宗武没有回答阿氓，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背着双手在阿氓面前踱来踱去。

阿氓哪受得了这个，他急不可奈地对高宗武说：“宗武兄，你这是怎么啦？我……我受不了这个！”

高宗武站住，转向阿氓，他面容冷峻地向阿氓问道：“你……想知道目前的时局吗？”

“关我个屁事？我只想杀了杜月笙！”

“你好糊涂呀！区区个杜月笙何足挂齿！国难当头，大丈夫怎能纠缠私仇不放？”

“你……”阿氓不解地望着把兄弟，他不明白高宗武为什么把自己复仇的事情看得这么轻。

虽说阿氓与高宗武为刎颈之交，可近些年来，两人各奔东西，相互了解甚微。

高宗武在国民政府里堪称是才思敏捷，韬略满腹之士，其城府极深，颇受蒋介石的赏识。据说，一次他往庐山晋谒蒋氏，蒋备至优宠，亲为斟茶。中日战争初起之时，高宗武

曾因为与外交部长张群不合，一度被摒之于部外。然而，蒋介石却认为战争虽起，高宗武对日尚有可用之处，于是又将其召回，到香港专办与日联络事务。民国27年春，蒋介石私下授意，命其潜行赴日，寻求与日和谈之道路。半年来，高宗武一直在为此事奔走。直至几天前，他才在上海同日本梅机关长影佐祯昭等人达成了一条“中日和谈”的密约。然而此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却突然声言，不再与蒋氏为和谈对手，逼得高宗武只好另寻主子。他选中了一向亲日的汪精卫。而蒋介石令其潜行赴日的手谕和那张与影佐祯昭大佐签订的密约，便是晋见汪精卫的王牌。他相信汪精卫对这两样东西是求之不得的。然而，上海——重庆千里之遥，自己的目标又太大，所以不得不选择一个称职的送货人。无疑，杀手阿氓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悲的是，高宗武对于阿氓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而阿氓对他的这个把兄弟却一无所知。

“阿氓兄弟，你是个识大体的明白人，这次的中日战争纯粹是阴错阳差地打起来的，不能再稀里糊涂地打下去了。共产党、桂系和其他失意无聊分子以抗日为倒蒋工具，拿着抗日的题目去逼蒋先生……”

“可惜，我对你谈的这些都不感兴趣！”

高宗武一愣，向裴绍使了个眼色。裴绍立刻将一只小皮箱放到阿氓的面前。

阿氓愕然，“这……是干什么？”

高宗武冷冷地望着阿氓默默不语，过了好一阵，高宗武才说：“可我对你感兴趣！我知道，只有你才能帮我这个忙。”

“……”阿氓看出宗武兄对自己很不满意，他也为自己的失礼感到难堪。他避开宗武兄冷酷的视线，下意识地摆弄